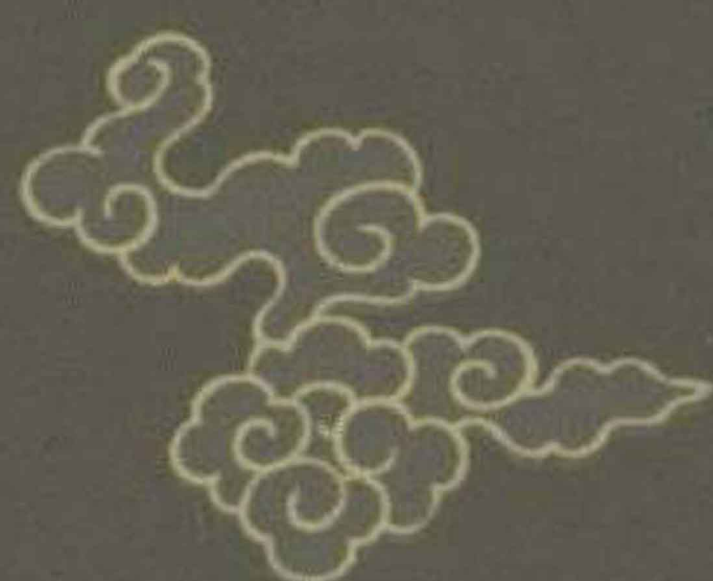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醒世恒言



冯梦龙 著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下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醒世恒言

下



冯梦龙 著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醒世恒言：全2册 / (明) 冯梦龙编. -- 哈尔滨：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2012.7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ISBN 978-7-5318-3512-7

I. ①醒… II. ①冯… III. ①话本小说 - 中国 - 明代
IV. ①I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4369 号

醒世恒言

作 者 冯梦龙
责任编辑 陈颖杰 郭建廷
出版发行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 225 号
邮政编码 150016
发行电话 (0451)84270514
网 址 www.hljmscbs.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34.25
字 数 624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8-3512-7
定 价 47.80 元(上下)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 一 卷	两县令竞义婚孤女	〇〇一
第 二 卷	三孝廉让产立高名	〇一〇
第 三 卷	卖油郎独占花魁	〇一八
第 四 卷	灌园叟晚逢仙女	〇四一
第 五 卷	大树坡义虎送亲	〇五五
第 六 卷	小水湾天狐诒书	〇六三
第 七 卷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	〇七四
第 八 卷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〇八七
第 九 卷	陈多寿生死夫妻	一〇二
第 十 卷	刘小官雌雄兄弟	一一三
第 十 一 卷	苏小妹三难新郎	一二五
第 十 二 卷	佛印师四调琴娘	一三三
第 十 三 卷	勘皮靴单证二郎神	一三九
第 十 四 卷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一五二
第 十 五 卷	赫大卿遗恨鸳鸯绦	一六一
第 十 六 卷	陆五汉硬留合色鞋	一七八
第 十 七 卷	张孝基陈留认舅	一九三
第 十 八 卷	施润泽滩阙遇友	二〇八
第 十 九 卷	白玉娘忍苦成夫	二二二
第 二 十 卷	张廷秀逃生救父	二三三
第 二 十 一 卷	张淑儿巧智脱杨生	二六五

第二十二卷	吕洞宾飞剑斩黄龙	二七二
第二十三卷	金海陵纵欲亡身	二八一
第二十四卷	隋炀帝逸游召谴	三〇三
第二十五卷	独孤生归途闹梦	三一三
第二十六卷	薛录事鱼服证仙	三二八
第二十七卷	李玉英狱中讼冤	三四一
第二十八卷	吴衙内邻舟赴约	三六一
第二十九卷	卢太学诗酒傲王侯	三七三
第三十卷	李汧公穷邸遇侠客	三九二
第三十一卷	郑节使立功神臂弓	四一〇
第三十二卷	黄秀才微灵玉马坠	四二〇
第三十三卷	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四三一
第三十四卷	一文钱小隙造奇冤	四四一
第三十五卷	徐老仆义愤成家	四六〇
第三十六卷	蔡瑞虹忍辱报仇	四七二
第三十七卷	杜子春三人长安	四八九
第三十八卷	李道人独步云门	五〇三
第三十九卷	汪大尹火焚宝莲寺	五二一
第四十卷	马当神风送滕王阁	五三〇

第二十一卷 张淑儿巧智脱杨生

自昔财为伤命刃，从来智乃护身符。
 贼髡毒手谋文士，淑女双眸识俊儒。
 已幸余生逃密网，谁知好事在穷途？
 一朝获把封章奏，雪怨酬恩显丈夫。

话说正德年间，有个举人，姓杨名延和，表字元礼，原是四川成都府籍贯。祖上流寓南直隶扬州府地方做客，遂住扬州江都县。此人生得肌如雪晕，唇若朱涂，一个脸儿，恰像羊脂白玉碾成的。那里有什么裴楷，那里有什么王衍？这个杨元礼，便真正是神清气清第一品的人物。更兼他文才天纵，学问夙成，开着古书簿叶，一双手不住的翻，吸力豁刺，不勾吃一杯茶时候，便看完一部。人只道他查点篇数，那晓得经他一展，逐行逐句，都稀烂的熟在肚子里头。一遇作文时节，铺着纸，研着墨，蘸着笔尖，飕飕声，簌簌声，直挥到底，好像猛雨般洒满一纸，句句是锦绣文章。真个是：

笔落惊风雨，书成泣鬼神。

终非池沼物，堪作庙堂珍。

七岁能书大字，八岁能作古诗，九岁精通时艺，十岁进了府庠，次年第一补廪。父母相继而亡，丁忧六载。元礼因为少孤，亲事也都不曾定得。喜得他苦志读书，十九岁便得中了乡场第二名。不得首荐，心中闷闷不乐。叹道：“世少识者。”不耐烦赴京会试。那些叔伯亲友们，那个不来劝他及早起程。又有同年兄弟六人，时常催促同行。那杨元礼虽说不愿会试，也是不曾中得解元，气忿的说话，功名心原是急的。一日，被这几个同年们催逼不过，发起兴来，整治行李。原来父母虽亡，他的老尊原是务实生理的人，却也有些田房遗下。元礼变卖一两处为上京盘缠，同了六个乡同年，一路上京。

那六位同年是谁？一个姓焦名士济，字子舟；一个姓王名元晖，字景照；一个姓张名显，字弢伯；一个姓韩名蕃锡，字康侯；一个姓蒋名义，字礼生；一个姓刘名善，字取之。六人里头，只有刘、蒋二人家事凉薄些儿，那四位却也一个个殷足。那姓王的家私百万，地方上叫做小王恺，说起来连这举人也是有些缘故来的。那时新得进身，这几个朋友，好不高兴，带了五六个家人上路。一个个人材表表，气势昂昂，十分齐整。怎见得？但见：

轻眉俊眼，绣腿花拳，风笠飘飘，雨衣鲜灿。玉勒马一声嘶破柳堤烟，碧帷车数武碾残松岭雪。右悬雕矢，行色增雄；左插蛟函，威风倍壮。扬鞭喝跃，途人谁敢争先；结队驱驰，村市尽皆惊盼。正是：

处处绿杨堪系马，人人有路透长安。

这班随从的人打扮出路光景，虽然悬弓佩剑，实落是一个也动不得手的。大凡出路的人，第一是老成二字最为紧要。一举一动，俱要留心。千不合，万不合，是贪了小便宜。在山东兖州府码头上，各家的管家打开了银包，兑了多少铜钱，放在皮箱里头，压得那马背郎当，担夫疼软。一路上见的，只认是银子在内，那里晓得是铜钱在里头。行到河南府荣县地方相近，离城尚有七十八里。路上荒凉，远远的听得钟声清亮。抬头观看，望着一座大寺：

苍松虬结，古柏龙蟠。千寻峭壁，插汉芙蓉；百道鸣泉，洒空珠玉。螭头高拱，上逼层霄；鸱吻分张，下临无地。颤巍巍恍是云中双阙，光灿灿犹如海外五城。

寺门上有金字牌扁，名曰宝华禅寺。这几个连日鞍马劳顿，见了这么大寺，心中欢喜。一齐下马停车，进去游玩。但见稠阴夹道，曲径纡回，旁边多少旧碑，七横八竖，碑上字迹模糊，看起来唐时开元年间建造。正看之间，有小和尚疾忙进报。随有中年和尚油头滑脸，摆将出来，见了这几位冠冕客人踱进来，便鞠躬迎进。逐一位见礼看座，问了某姓某处，小和尚掇出一盘茶来吃了。那几个随即问道：“师父法号？”那和尚道：“小僧贱号悟石。列位相公有何尊干，到荒寺经过？”众人道：“我们都是赴京会试的，在此经过，见寺宇整齐，进来随喜。”那和尚道：“失敬，失敬！家师远出，有失迎接，却怎生是好？”说了三言两语，走出来分付道人摆茶果点心，便走到门前观看。只见行李十分华丽，跟随人役，个个鲜衣大帽。眉头一蹙，计上心来，暗暗地欢喜道：“这些行李，若谋了他的，尽好受用。我们这样荒僻地面，他每在此逗留，正是天送来的东西了。见物不取，失之千里。不免留住他们，再作区处。”转身进来，就对众举人道：“列位相公在上，小僧有一言相告，勿罪唐突。”众举人道：“但说何妨。”

和尚道：“说也奇怪，小僧昨夜得一奇梦，梦见天上一个大星，端端正正的落在荒寺后园地上，变了一块青石。小僧心上喜道：必有大贵人到我寺中。今日果得列位相公到此。今科状元，决不出七位相公之外。小僧这里荒僻乡村，虽不敢屈留尊驾，但小僧得此佳梦，意欲暂留过宿。列位相公，若不弃嫌，过了一宿，应此佳兆。只是山蔬野蕈，怠慢列位相公，不要见罪。”

众举人听见说了星落后园，决应在我们几人之内，欲待应承过宿，只有杨元礼心中疑惑，密向众同年道：“这样荒僻寺院，和尚外貌虽则殷勤，人

心难测。他苦苦要留，必有缘故。”众同年道：“杨年兄又来迂腐了。我们连主仆人夫，算来约有四十多人，那怕这几个乡村和尚。若杨年兄行李万有他虞，都是我众人赔偿。”杨元礼道：“前边只有三四十里，便到歇宿所在。还该赶去，才是道理。”却有张弢伯与刘取之，都是极高兴的朋友，心上只是要住，对元礼道：“且莫说天时已晚，赶不到村店。此去途中，尚有可虑。现成这样好僧房，受用一宵，明早起身，也不为误事。若年兄必要赶到市镇，年兄自请先行，我们不敢奉陪。”那和尚看见众人低声商议，杨元礼声声要去，便向元礼道：“相公，此处去十来里有黄泥坝，歹人极多。此时天时已晚，路上难保无虞。相公千金之躯，不如小房过夜，明日早行，差得几时路程，却不安稳了多少。”

元礼被众友牵制不过，又见和尚十分好意，况且跟随的人，见寺里热茶热水，也懒得赶路，向主人道：“这师父说黄泥坝晚上难走，不如暂过一夜罢。”元礼见说得有理，只得允从。众友分付抬进行李，明早起程。

那和尚心中暗喜中计，连忙备办酒席，分付道人，宰鸡杀鹅，烹鱼炮鳖，登时办起盛席来。这等地面那里买得凑手？原来这寺和尚极会受用，件色鸡鹅等类，都养在家里，因此捉来便杀，不费工夫。佛殿旁边转过曲廊，却是三间精致客堂，上面一字儿摆下七个筵席，下边列着一个陪桌，共是八席，十分齐整。悟石举杯安席。众同年序齿坐定。吃了数杯之后，张弢伯开言道：“列位年兄，必须行一酒令，才是有兴。”刘取之道：“师父，这里可有色盆？”和尚道：“有，有。”连唤道人取出色盆，斟着大杯，送第一位焦举人行令。焦子舟也不推逊，吃酒便掷，取么点为文星，掷得者卜色飞送。众人尝得酒味甘美，上口便干。原来这酒不比寻常，却是把酒来浸米，麴中又放些香料，用些热药，做来颜色浓酽，好像琥珀一般。上口甘香，吃了便觉神思昏迷，四肢痿软。这几个会试的路上吃惯了歪酒，水般样的淡酒，药般样的苦酒，还有尿般样的臭酒，这晚吃了恁般浓酿，加倍放出意兴来。猜拳赌色，一杯复一杯，吃一个不住。那悟石和尚又叫小和尚在外厢陪了这些家人，叫道人支持这些轿夫马夫，上下人等，都吃得泥烂。

只有杨元礼吃到中间，觉酒味香浓，心中渐渐昏迷，暗道：“这所在那得恁般好酒！且是昏迷神思，其中决有缘故。”就地生出智着来，假做腹痛，吃不下酒。那些人不解其意，却道：“途路上或者感些寒气，必是多吃热酒，才可解散，如何倒不用酒？”一齐来劝。那和尚道：“杨相公，这酒是三年陈的，小僧辈置在床头，不敢轻用。今日特地开出来，奉敬相公。腹内作痛，必是寒气，连用十来大杯，自然解散。”杨元礼看他勉强劝酒，心上愈加疑惑，坚执不饮。众人道：“杨年兄为何这般扫兴？我们是畅饮一番，不要负了师父美情。”和尚合席敬大杯，只放元礼不过，心上道：“他不肯吃酒，不

知何故？我也不怕他一个醒的跳出圈子外边去。”又把大杯斟送。

元礼道：“实是吃不下了，多谢厚情。”和尚只得把那几位抵死劝酒。却说那些副手的和尚，接了这些行李，众管家们各拣洁净房头，铺下铺盖。这些吃醉的举人，大家你称我颂，乱叫着某状元、某会元，东歪西倒，跌到房中，面也不洗，衣也不脱，爬上床磕头便睡，鼾鼾鼻息，响动如雷。这些手下人也被道人和尚们大碗头劝着，一发不顾性命，吃得眼定口开，手痒脚软，做了一堆矬倒。

却说那和尚也在席上陪酒，他便如何不受酒毒？他每分付小和尚，另藏着一把注子，色味虽同，酒力各别。间或客人答酒，只得呷下肚里，却又有解酒汤，在房里去吃了，不得昏迷。酒散归房，人人熟睡。那些贼秃们一个个磨拳擦掌，思量动手。悟石道：“这事须用乘机取势，不可迟延。万一酒力散了，便难做事。”分付各持利刃，悄悄的步到卧房门首，听了一番，思待进房中间，又有一个四川和尚，号曰觉空，悄向悟石道：“这些书呆不难了当，必须先把跟随人役完了事，才进内房，这叫做斩草除根，永无遗患。”悟石点头道：“说得有理。”遂转身向家人安歇去处，掇开房门，见头便割。这班酒透的人，匹力扑六的好像切菜一般，一齐杀倒，血流遍地。其实堪伤！

却说那杨元礼因是心中疑惑，和衣而睡。也是命不该绝，在床上展转不能安寝。侧耳听着外边，只觉酒散之后，寂无人声。暗道：“这些和尚是山野的人，收了这残盘剩饭，必然聚吃一番，不然，也要收拾家火，为何寂然无声？”又少顷，闻得窗外悄步，若有人声，心中愈发疑异。又少顷，只听得外厢连叫哎哟，又有模糊口声。又听得匹扑的跳响，慌忙跳起道：“不好了，不好了！中了贼僧计也！”隐隐的闻得脚踪声近，急忙里用力去推那些醉汉，那里推得醒？也有木头般不答应的，也有胡胡卢卢说困话的。推了几推，只听得呀的房门声响。元礼顾不得别人，事急计生，耸身跳出后窗，见庭中有一棵大树，猛力爬上，偷眼观看。只见也有和尚，也有俗人，一伙儿拥进房门，持着利刃，望颈便刺。

元礼见众人被杀，惊得心摇胆战，也不知墙外是水是泥，奋身一跳，却是乱棘丛中。欲待蹲身，又想后窗不曾闭得，贼僧必从天井内追寻，此处不当稳便。用力推开棘刺，满面流血，钻出棘丛，拔步便走，却是硬泥荒地。带跳而走，已有二三里之远。云昏地黑，阴风淅淅，不知是什么所在，却都是废冢荒丘。又转了一个弯角儿，却见一所人家，孤丁丁住着，板缝内尚有火光。元礼道：“我已筋疲力尽，不能行动。此家灯火未息，只得哀求借宿，再作道理。”正是：

青龙白虎同行，凶吉全然未保。

元礼低声叩门，只见五十来岁一个老姬，点灯开门。见了元礼，道：

“夜深人静，为何叩门？”元礼道：“昏夜叩门，实是学生得罪。争奈急难之中，只得求妈妈方便，容学生暂息半宵。”老姬道：“老身孤寡，难好留你。且尊客又无行李，又无随从，语言各别，不知来历，决难从命！”元礼暗道：事到其间，不得不以实情告他：“妈妈在上，其实小生姓杨，是扬州府人，会试来此，被宝华寺僧人苦苦留宿。不想他忽起狠心，把我们六七位同年都灌醉了，一齐杀倒。只有小生不醉，幸得逃生。”老姬道：“哎哟！阿弥陀佛！不信有这样事！”元礼道：“你不信，看我面上血痕。我从后庭中大树上爬出，跳出荆棘丛中，面都刺碎。”

老姬睁睛看时，果然面皮都碎。对元礼道：“相公果然遭难，老身只得留住。相公会试中了，看顾老身，就有在里头了。”元礼道：“极感妈妈厚情！自古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替你关了门，你自去睡。我就在此桌儿上假寐片时，一待天明，即便告别。”老姬道：“你自请稳便。那个门没事，不劳相公费心。老身这样寒家，难得会试相公到来。常言道：贵人上宅，柴长三千，米长八百。我老身有一个姨娘，是卖酒的，就住在前村。我老身去打一壶来，替相公压惊，省得你又无铺盖，冷冰冰地睡不去。”元礼只道脱了大难，心中又惊又喜，谢道：“多承妈妈留宿，已感厚情，又承赐酒，何以图报？小生倘得成名，决不忘你大德。”妈妈道：“相公且宽坐片时。有小女奉陪。老身暂去就来。女儿过来，见了相公。你且把门儿关着，我取了酒就来也。”那老姬分付女儿几句，随即提壶出门去了，不提。

却说那女子把元礼仔细端详，若有嗟叹之状。元礼道：“请问小姐姐今年几岁了？”女子道：“年方一十三岁。”元礼道：“你为何只管呆看小生？”女子道：“我看你堂堂容貌，表表姿材，受此大难，故此把你仔细观看。可惜你满腹文章，看不出人情世故。”元礼惊问道：“你为何说此几句，令我好生疑异？”女子道：“你只道我家母亲为何不肯留你借宿？”元礼道：“孤寡人家，不肯夤夜留人。”女子道：“后边说了被难缘因，他又如何肯留起来？”元礼道：“这是你令堂恻隐之心，留我借宿。”女子道：“这叫做燕雀处堂，不知祸之将及。”元礼益发惊问道：“难道你母亲也待谋害我不成？我如今孤身无物，他又何所利于我？小姐姐，莫非道我伤弓之鸟，故把言语来唬诈我么？”女子道：“你只道我家住居的房屋，是那个的房屋？我家营运的本钱是那个的本钱？”元礼道：“小姐姐说话好奇怪！这是你家事，小生如何知道？”女子道：“妾姓张，有个哥哥，叫做张小乙，是我母亲过继的儿子，在外面做些小经纪。他的本钱，也是宝华寺悟石和尚的，这一所草房也是寺里搭盖的。哥哥昨晚回来，今日到寺里交纳利钱去了，幸不在家。若还撞见相公，决不相饶。”元礼想道：“方才众和尚行凶，内中也有俗人，一定是张小乙了。”便问道：“既是你妈妈和寺里和尚们一路，如何又买酒请我？”女子道：

“他那里真个去买酒！假此为名，出去报与和尚得知。少顷他们就到了，你终须一死！我见你丰仪出众，决非凡品，故此对你说知，放你逃脱此难！”

元礼唬得浑身冷汗，抽身便待走出。女子扯住道：“你去了不打紧，我家母亲极是利害，他回来不见了你，必道我泄漏机关。这场责罚，教我怎生禁受？”元礼道：“你若有心救我，只得吃这场责罚，小生死不忘报。”女子道：“有计在此！你快把绳子将我绑缚在柱子上，你自脱身前去。我口中乱叫母亲，等他回来，只告诉他说你要把我强奸，绑缚在此。被我叫喊不过，也怕母亲归来，只得逃走了去。必然如此，方免责罚。”又急向箱中取银一錠与元礼道：“这正是和尚借我家的本钱。若母亲问起，我自有言抵对。”元礼初不欲受，思量前路盘缠，尚无毫忽，只得受了。把这女子绑缚起来，心中暗道：“此女仁智兼全，救我性命，不可忘他大恩。不如与他定约，异日娶他回去。”便向女子道：“小生杨延和，表字元礼，年十九岁，南直扬州府江都县人氏。因父母早亡，尚未婚配。受你活命之恩，意欲结为夫妇，后日娶你，决不食言。小姐姐意下如何？”女子道：“妾小名淑儿，今岁十三岁。若不弃微贱，永结葭莩，死且不恨。只是一件：我母亲通报寺僧，也是平昔受他恩惠，故尔不肯负他。请君日后勿复记怀。事已危迫，君无留恋。”元礼闻言一毕，抽身往外便走。才得出门，回头一看，只见后边一队人众，持着火把，蜂拥而来。元礼魂飞魄丧，好像失心风一般，望前乱跌，也不敢回头再看。

话分两头。单提那老姬打头，引僧觉空持棍在前，悟石随后，也有张小乙，通共有二十余人，气咻咻一直赶到老姬家里。女子听得人声相近，乱叫乱哭。老姬一进门来，不见了姓杨的，只见女子被缚，唬了一跳，道：“女儿为何倒缚在那里？”女子哭道：“那人见母亲出去，竟要把我强奸，道我不从，竟把绳子绑缚了我。被我乱叫乱嚷，只得奔去。又转身进来要借盘缠，我回他没有，竟向箱中摸取东西，不知拿了甚么，向外就走。”那老姬闻言，好像落汤鸡一般，口不能言，连忙在箱子内查看，不见了一錠银子，叫道：“不好了！前借师父的本钱，反被他掏摸去了。”众和尚不见杨元礼，也没工夫逗留，连忙向外追赶。又不知东西南北那一条路去了。走了一阵，只得叹口气回到寺中，跌脚叹道：“打蛇不死，自遗其害。”事已如此，无可奈何。且把杀死众尸，埋在后园空地上。开了箱笼被囊等物，原来多是铜钱在内，银子也有八九百两，把些来分与觉空，又把些分与众和尚、众道人等，也分些与张小乙。人人欢喜，个个感激。又另把些送与老姬，一则买他的口，一则赔偿他所失本钱。依旧作借。

却说那元礼，脱身之后，黑地里走来走去，原只在一笪地方，气力都尽，只得蹲在一个冷庙堂里头。天色微明，向前又走，已到茌县。刚待进城，遇

着一个老叟，连叫：“老侄，闻得你新中了举人，恭喜，恭喜！今上京会试，如何在此独步，没人随从？”那老叟你道是谁？却就是元礼的叔父，叫做杨小峰，一向在京生理，贩货下来，经繇河间府到往山东。劈面撞着了新中的侄儿，真是一天之喜。元礼正值穷途，撞见了自家的叔父，把宝华寺受难根因，与老姬家脱身的缘故一一告诉。杨小峰十分惊唬。挽着手，拖到饭店上吃了饭，将自己身边随从的阿三送与元礼伏侍，又借他白银一百二三十两，又替他叫了骡轿送他进京。正叫做：

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元礼别了小峰，到京会试，中了第二名会魁，叹道：“我杨延和到底逊人一筹！然虽如此，我今番得中，一则可以践约，二则得以伸冤矣。”殿试中了第一甲第三名，入了翰林。有相厚会试同年舒有庆，他父亲舒珽，正在山东做巡按。元礼把六个同年及从人受害本末，细细与舒有庆说知。有庆报知父亲，随着府县拘提合寺僧人到县。即将为首僧人悟石、觉空二人，极刑鞫问，招出杀害举人原繇。押赴后园，起尸相验，随将众僧拘禁。此时张小乙已自病故了。舒珽即时题请灭寺屠僧，立碑道傍，地方称快。后边元礼告假回来，亲到废寺基址，作诗吊祭六位同年，不题。

却说那老姬原系和尚心腹，一闻寺灭僧屠，正待逃走。女子心中暗道：“我若跟随母亲同去，前日那杨举人从何寻问？”正在忧惶，只见一个老人家走进门来，问道：“这里可是张妈妈家？”老姬道：“老身亡夫，其实姓张。”老叟道：“令爱可叫做淑儿么？”老姬道：“小女的名字，老人家如何晓得？”老叟道：“老夫是扬州杨小峰，我侄儿杨延和，中了举人，在此经过，往京会试。不意这里宝华禅寺和尚忽起狼心，谋害同行六位举人，并杀跟随多命。侄儿幸脱此难。现今中了探花，感激你家令爱活命之恩，又谢他赠了盘缠银一錠，因此托了老夫到此说亲。”老姬听了，唬呆了半晌，无言回答。那女子窥见母亲情慌无措，扯他到房中说道：“其实那晚见他丰格超群，必有大贵之日。孩儿惜他一命，只得赠了盘缠放他逃去。彼时感激孩儿，遂订终身之约。孩儿道：母亲平昔受了寺僧恩惠，纵去报与寺僧知道，也是各不相负，你切不可怀恨。他有言在先，你今日不须惊怕。”杨小峰就接淑儿母子到扬州地方，赁房居住。等了元礼荣归，随即结婚。

老姬不敢进见元礼，女儿苦苦代母请罪，方得相见。老姬匍伏而前。元礼扶起行礼，不提前事。却说后来淑儿与元礼生出儿子，又中辛未科状元，子孙荣盛。若非黑夜逃生，怎得佳人作合？这叫做：夫妻同是前生定，曾向蟠桃会里来。

有诗为证：

春闱赴选遇强徒，解厄全凭女丈夫。

凡事必须留后着，他年方不悔当初。



暮宿苍梧，朝游蓬岛，朗吟飞过洞庭边。岳阳楼酒醉，借玉山作枕，容我高眠。出入无踪，往来不定，半是风狂半是颠。随身用提篮背剑，货卖云烟。人间飘荡多年，曾占东华第一筵。推倒玉楼，种吾奇树；黄河放浅，栽我金莲。摔碎珊瑚，翻身北海，稽首虚皇高座前。无难事，要功成八百，行满三千。

这只词儿名曰《沁园春》，乃是一位陆地大罗神仙所作。那位神仙是谁？姓吕名岩，表字洞宾，道号纯阳子。自从黄粱梦得悟，跟随师父钟离先生，每日在终南山学道。或一日，洞宾曰：“弟子蒙我师度脱，超离生死，长生妙诀，俺道门中轮回还有尽处么？”师父曰：“如何无尽？自从混沌初分以来，一小劫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世上混一，圣贤皆尽；一大数二十五万九千二百年，儒教已尽；阿修劫三十八万八千八百年，俺道门已尽；襄劫七十七万七千七百年，释教已尽。此是劫数。”洞宾又问：“我师，阎浮世上，高低阔远，南北东西，俱有尽处么？”师父曰：“如何无尽处？且说中原之地，东至日出，西至日没，南至南蛮，北至幽燕，两轮日月，一合乾坤，四百座军州，三千座县分，七百座巡检司，此是中原之地。”洞宾曰：“弟子欲游中原，从何而起？从何而止？”师曰：“九九之数属阳，先从山前九州，山后九州，两淮三九二十七军州，河北四九三十六军州，关西五九四十五军州，西川六九五十四军州，荆湖七九六十三军州，江南九九八十一军州，海外潮阳四州，共计四百座军州。”洞宾曰：“四百座军州，有多少人烟？”师曰：“世上三山、六水、一分人烟。”

洞宾又问：“我师成道之日，到今该多寿数？”师父曰：“数着汉朝四百七年，晋朝一百五十七年，唐朝二百八十八年，宋朝三百一十七年，算来计该一千年一百岁有零。”洞宾曰：“师父计年一千一百岁有零，度得几人？”师父曰：“只度得你一人。”洞宾曰：“缘何只度得弟子一人？只是俺道门中不肯慈悲，度脱众生。师父若教弟子三年严限，只在中原之地，度三千余人，兴俺道家。”师父听得说，呵呵大笑：“吾弟住口！世上众生不忠者多，不孝者广。不仁不义众生，如何做得神仙？吾教汝去三年，但寻得一个来，也是

汝之功。”洞宾曰：“只就今日拜辞吾师，弟子云游去了。”师父曰：“且住，且住！你去未得。吾有法宝，未曾传与汝。道童，与吾取过降魔太阿神光宝剑来。”道童取到。师父曰：“此剑是吾师父东华帝君传与吾，吾传与汝。”这洞宾双膝跪下：“领我师法旨。”师父曰：“此剑能飞取人头，言说住址姓名，念咒罢，此剑化为青龙，飞去斩首，口中衔头而来，有此灵显。有咒一道，飞去者如此如此；再有收回咒一道，如此如此。”言罢，洞宾纳头拜授，背了剑曰：“告吾师，弟子只今日拜辞下山去。”师曰：“且住，且住！你去未得。汝若要下山，依我三件事，方可去。”洞宾曰：“告我师，不知那三件事？”

师曰：“第一件，到中原之地，休寻和尚闹，依得么？”洞宾曰：“依得。”师曰：“第二件，将吾宝剑去要回来，休失落了，依得么？”洞宾曰：“依得。”师曰：“第三件，与你三年限满，休违了。如违了限，即当斩首灭形，依得么？”洞宾曰：“依得。”师父大喜道：“好去，好去！”洞宾曰：“蒙我师传法与弟子，年代劫数，地理路途，宝剑法语，弟子都省悟了。今作诗一首，拜谢吾师。弟子下山度人去也！”诗曰：

二十四神清，三千功行成。

云烟笼地轴，星月遍空明。

玉子何须种，金丹岂用耕？

个中玄妙诀，谁道不长生！

作诗已罢，师父呵呵大笑：“吾弟，汝去三年，度得人也回来，度不得人也回来，休违限次，宝剑休失落了。休惹和尚闹。速去速回！”洞宾拜辞师父下山，却不知度得人也度不得？正是：

情知语是钩和线，从头钓出是非来。

这洞宾一就下山，按落云头，来到阎浮世上，寻取有缘得道之士。整整行了一年，绝无踪迹。有诗为证：

自隐玄都不记春，几回沧海变成尘。

我今学得长生法，未肯轻传与世人。

洞宾行了一年，没寻人处，如之奈何？眉头一纵，计上心来。在山中曾听得师父说来，直上太虚顶上观看，但是紫气现处，五霸诸侯；黑气现处，山妖水怪；青气现处，得道神仙。去那无人烟处，喝声起，一道云头直到太虚顶上。东观西望，远远见一处青气充天而起。洞宾道：“好！此处必有神仙。”云行一万，风送八千，料来千里路；云头一片，去心留不住。

看看行到青气现处，不知何所。洞宾唤：“土地安在？”一阵风过处，土地现形，怎生模样？

衣裁五短，帽裹三山。手中梨杖老龙形，腰间皂绦黑虎尾。

土地唱喏：“告上仙，呼唤小圣，不知有何法旨？”洞宾曰：“下界何处青气现者，谁家男子妇人？”土地道：“下界西京河南府在城铜驼巷口有个妇人殷氏，约年三十有馀，不曾出嫁。累世奉道，积有阴果。此女唐朝殷开山的子孙，七世女身，因此青气现。”洞宾曰：“速退。”风过处，土地去了。

却说洞宾坠下云端，化作腌臢道人，直入城来。到铜驼巷口，见牌一面，上写“殷家浇造细心耐点清油蜡烛”。铺中立着个女娘，鱼鲙冠儿，道装打扮，眉间青气现。洞宾见了，叫声好，不知高低。正是：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洞宾叫声“稽首”，看那娘子，正与浇蜡烛待诏说话。回头道：“先生过一遭。”洞宾上前一看，见怒气太重，叫声“可惜”！去袖内拂下一张纸来，上有四句诗曰：

出山罚愿度三千，寻遍阎浮未结缘。

特地来时真有意，可怜殷氏骨难仙。

诗后写道：“口口仙作。”这个女娘见那道人袖中一幅纸拂将下来，交人拾起看时，二“口”为“吕”，知是吕祖师化身，便教人急忙赶去，寻这个先生。先生化阵清风不见了。殷氏心中懊悔。正是：无缘对面不相逢！只因这四句诗，风魔了这女娘一十二年。后来坐化而亡。

只说洞宾不觉又早一年光景，无寻人处。且去太虚顶上观看，只见一匹马飞来。到面前下马离鞍，背上宣筒里取出请书来：“告上仙：东京开封府马行街居住，奉道信官王惟善，于今月十四日，请道一坛，就家庭开建奉真清醮三百六十分位斋。请往来道士二千员，恭为纯阳真人度诞之辰。特赍请状拜请。”洞宾听说：“吾忘其所以，来朝是吾生日。符官有劳心力远来！”符官曰：“小圣直到终南山，见老师父说，上仙在中原之地，特寻到此，得见上仙。”洞宾于荆筐篮内，取一个仙果，与符使吃了。拜谢上马而去。

洞宾一道云头直到东京人不到处，坠下云头，立住了脚。若还这般模样，被人识破。把头一摆，喝声变，变作一个腌臢疥癩先生入城。行到马行街，只见扬幡挂榜做好事。上朝请圣邀真。洞宾却好到。人若有愿，天必从之。且看那斋主有缘度他？洞宾到坛上看，却是个中贵官太尉，好善奉真修道，眉间微微有些青气。洞宾肚内思量：“此人时节未到，显些神通化他。初心不退，久后成其正果。”洞宾吃罢斋，支衬钱五百文，白米五斗。洞宾言曰：“贫道善能水墨画，用水一碗，也不用笔，取将绢一匹，画一幅山水相谢斋衬。”众人禀了太尉，取绢一幅与先生。先生磨那碗墨水，去绢上一泼，坏了那幅绢。太尉见道：“这厮无礼，捉弄下官，与我拿来！”

先生见太尉焦躁，转身便去。众人赶来，只见先生化阵清风而去。但见有幅白纸吊将下来，众人拿白纸来见太尉，太尉打开看时，有四句言语道：



斋道欲求仙骨，及至我来不识。

要知贫道姓名，但看绢画端的。

太尉教取恰才坏了的绢，再展开来看。不看时万事全休，看了纳头便拜。见甚么来？正是：

神仙不肯分明说，误了阎浮世上人。

王太尉取污了绢来看时，完然一幅全身吕洞宾，才信来的先生是神仙，悔之不及！将这幅仙画送进入后宫，太后娘娘裱褙了，内府侍奉。王太尉奏过，将房屋宅子，纳还朝廷，伴当家人都散了，直到武当山出家。山中采药，遭遇纯阳真人，得度为仙。这是后话。

且说洞宾吕先生三年将满限期，一人不曾度得，如之奈何？心中闷倦。只得再在太虚顶上观看青气现处。只见正南上有青气一股，急驾云头望着青气现处。约行两个时辰，见青气至近，喝声住，唤：“此间山神安在？”风过处，山神现形。金盔金甲锦袍，手执着开山斧，躬身唱喏：“告上仙，有何法旨？”洞宾道：“下方青气现处，是个甚么人家？”山神曰：“下界江西地面，黄州黄龙山下有个公公，姓傅，法名永善，广行阴鹭，累世积善。因此有青气现。”洞宾曰：“速退。”

聚则成形，散则为气。先生坠下云来，直到黄龙山下傅家庭前，正见傅太公家斋僧。直至草堂上，见傅太公。先生曰“结缘增福，开发道心。”太公曰：“先生少怪！老汉家斋僧不斋道。”洞宾曰：“斋官，儒释道三教，从来总一家。”太公曰：“偏不敬你道门！你那道家说谎太多。”洞宾曰：“太公，那见俺道家说谎太多？”太公曰：“秦皇、汉武，尚且被你道家捉弄，何况我等！”先生曰：“从头至尾说，俺道家怎么捉弄秦皇汉武？”太公曰：“岂不闻白氏《讽谏》曰：

海漫漫，直下无底傍无边。云涛雪浪最深处，人传中有三神山。山上多生不死药，服之羽化为神仙。秦皇汉武信此语，方士年年采药去。蓬莱今古但闻名，烟水茫茫无觅处。海漫漫，风浩浩，眼穿不见蓬莱岛。不见蓬莱不肯归，童男童女舟中老。徐福狂言多诞诞，上元太乙虚祈祷。君看骊山顶上茂陵头，毕竟悲风吹蔓草！何况玄元圣祖五千言，不言药，不言仙，不言白日上青天。”

傅太公言毕，先生曰：“我道家说谎，你那佛门中有甚奇德处？”太公曰：“休言灵山活佛，且说俺黄龙山黄龙寺黄龙长老慧南禅师，讲经说法，广开方便之门；普度群生，接引菩提之路。说法如云，度人如雨。法座下听闻法者，每日何止数千，尽皆欢喜。几曾见你道门中阐扬道法，普度群生，只独吃自疴，因此不敬道门。”吕先生不听，万事全休；听得时，怒气填胸，问太公：“这和尚今日说法么？”太公道：“一年四季不歇，何在乎今日！”